目　录

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专辑

☆

八年抗战亲历记……彭志辉口述、廖自由整理（1）
抗日战争时期的茶店子……杨世廷孙琪华（28）
抗战后期成都知识青年从军点滴……王师禹（32）
劫后余生……张学成口述、王师禹整理（36）
九、二三日机轰炸凤凰山机场记实……范友才（40）
抗日将领李家钰烈士墓……李敏之（43）
抗日战争时期四川田赋征实概况……孙　恭（48）
我参加长沙保卫战的经过……杨正华（57）

☆

在华阳县参加四大运动的回顾……贾质量（67）
成都县国大代表竞选的回忆……孙琪华（77）
成都县参议会概况……周开培（96）
金牛区运输公司一队发展史……邓志远、廖自由（104）
金牛区场镇的历史资料和民间传说……郑光福（123）
龙潭旧貌……王建民（132）
土桥清真上寺和下寺……张凤翔、李文郁（13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金牛区的两座踏水桥……郑光福(139)
划宁归康亲历记……张怀猷(141)
四川高等法院、成都地方法院、成都
地方特种刑事法庭概述……雷伯修(153)
熊子骏先生的一生……孙吉惠(166)
我国的第一个会计师——谢霖……孙　恭(172)
青年校长孙少芝……吴绍伯、孙　恭(176)
华阳县的教育改革家——陆慎言……黄一铸(181)
金牛区近代花农名人录……陈思甫(186)





八年抗战亲历记

彭志辉　口述　　廖自由　整理

一、七·七事变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驻守芦沟桥的宋哲元部队奋起抵抗，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阴谋把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失败之后，采取的武力办法，妄图实现它建立“华北国”的企图。

芦沟桥事变发生后，全国人民抗日情绪高涨，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中共中央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发出的“抗日宣言”，取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抗日浪潮席卷全国，冲击着各派政治力量分化瓦解，重新组合。

国民党政府一方面感到日本帝国主义贪得无厌的本性和无止境的侵略欲望，最终将危及它的统治，甚至“同归于尽”；另一方面，它一贯把人民革命力量视作“心腹之患”，因而它更惧怕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浪潮中发展壮大起来，从而威胁到它的统治。因此，在芦沟桥事变之初，采取的是“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妄图局部解决。先后会见

英、美、德、法等国驻华大使，乞求四国出面调停，但是，这一妥协性的局部解决都被日本侵略军蛮横拒绝。日军在七月二十八日黎明向北平发起进攻，二十九军仓皇应战。二十九日北平失陷，三十日天津也被日军占领。这时，蒋介石被迫放弃局部解决的办法。表示："政府有保卫领土主权与人民之责，惟有发动整个之计划，领导全国一致奋斗，为捍卫国家而牺牲到底"。蒋介石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逼蒋抗日"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革命人民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冲击中，举起了全面抗战，全民动员的抗日大旗，号召全国人民"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灾难深重的神州大地出现了希望之光。

八月十三日，日军对上海发动进攻。我军奋起抗战，南北战场烽火烛天。十四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二十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九月二十二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宣言》。同日，西北主力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南方八个省的红色游击队改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二十三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开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二、川军请缨

"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意志集中"、"力量

集中”、“军事第一”、“胜利第一”的抗战号角响彻全国，芦沟烽烟、淞沪战火吹向巴山蜀水，四川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在冯玉祥将军所派代表和进步人士的劝说和推动下，激发了爱国热情，摒弃了川政统一以来、特别是西安事变中与蒋介石之间的嫌怨，电呈蒋介石，愿亲率川军出川抗日。蒋介石立即应允，任命刘湘为抗日作战的第二路预备队总司令长官，司令部设河南郑州。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第二纵队司令唐式遵，副司令潘文华。正整装待发，又改命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仍令驻郑州。下辖两个集团军。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指挥四十一军（军长孙震），四十五军（军长陈书农），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等三个军的部队，从北道出川。刘湘自兼二十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二十一军（军长唐式遵），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四十四军（军长王缵绪），率部从东道出川，由刘湘统一指挥。川军出川时人心振奋，军心激昂。十月初旬，两路官兵分道出发，展现出全民抗战全面动员的动人局面。

三、行军道上

我父亲彭兴全与邓锡侯是同乡，在邓当排长时就参加邓部，他由兵而士，由士而官，最后官至上尉军需，专管邓总部的茶炉杂务工作。我在南薰中学一班毕业后，父亲担心我那种爱交朋接友，好抱不平的行为，在那“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个”，“爱国有罪”的年月里，会招来横祸。他刚满四十五岁就提前退役，要我弃学从军，接替他的军籍。父亲坎坷的经历，家庭生活的艰难，父母渴望儿女平安成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心愿，迫使我离开学校，进入军营。一九三二年九月，当上了邓锡侯二十八军司令部电务处有线电报电务生，满足了父母的希望，分担了父亲的家累。

一九三七年邓部奉令出川抗日时，我是准尉报务员，负责总部有线电报的收、发、译业务，颇得上级垂青，升为少尉报务员。整装待发，心情振奋。想到出川杀敌，保国卫民，留名后世，立功沙场，扬名显亲，此其时也。但也想到亲老家贫，一弟一妹尚未成长；新婚不久，即将远离，爱妻产期在即，而我归期难卜。因此，心绪更加烦乱。儿女情长的滋味，我算是体会到了。

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节，沿街悬旗志庆，一派节日景象。我随总部从成都华兴街乘汽车首途出川抗日。街道两旁，人群伫立，一双双亲暱的眼神凝视着我们，挥动着手，张翕着嘴，呼着庄严肃穆的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杀敌光荣，马到成功"！……一股慷慨激昂的热流涌上心头，我的眼眶湿润了。"丈夫有泪不轻弹"，这是激情的泪，兴奋的泪。在街的抹角处，我见到五张朝夕相见的脸，是衰老的父母，是幼稚的弟妹，是鼓腹临产含情脉脉的妻子，我落泪了。是离人泪，是情人泪。汽车一驰而过，人影依稀；余音系耳；余情萦绕心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川中父老诸姑姊妹们，再见吧！亲人骨肉啊，珍重吧！待我凯旋归来，再续天伦之乐。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成都平原已是秋收扫尾秋耕开头季节，田野散立着稻草堆，田中走动着耕田的牛，路上行人推车荷担，来来往往。芦沟桥的烽烟尚未吹到四川农

村，我们的车队过处，人们投以惊异的一瞥。汽车扬起的尘土，淹没了视野，人影模糊了，只留下一丝残痕。乡亲们啊！我们是去打日本强盗的，不是重开“毗河之战”，不是再“剿川北红军”，是去打占我东北、侵我华北、蚕食鲸吞、想亡我国的日本鬼子！残民以逞的军阀混战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是保国卫民的干城，向你们告别，向你们保证：“川军不扰民”！一丝军阀混战的残影掠过心梢，真是“民心不可侮”！

车向北驶，川西平原的风光渐渐隐没，峰峦林带迎面而来。秋风带着寒意吹淡了别绪离情，我进入了沉思。

新的生活开始了，是战斗的生活。军情急如星火，贻误戎机，军法从事，不能掉以轻心；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必须团结同事与下属，患难与共，疾病相扶持；军阀混战造成的草菅人命，民视军如寇仇的对抗局面必须消除，必须与群众水乳交融。

军队晓行夜宿，过绵阳，抵广元，越秦岭，进入陕西地界。十月十七日晚到达凤县。前面道路坑洼不平，又是河滩沙砾地，汽车无法夜间行驶。总部人员下车步行，凌晨两点到达宝鸡。略事休息，换乘火车达西安，停止待命。异地风光，古都风貌，使人眼界一新。

十月二十二日，总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四十一军副军长董长安、参谋长朱瑛等同机到达西安。休整二十余日，转赴潼关，停止待命。

四、驰战太原

兵屯潼关，正准备向郑州开拔，进入第七战区，接受司

令长官刘湘指挥。突奉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电令：调我四十一、五两军驰赴晋西北的寿阳、阳泉一带，受副司令长官黄绍竑指挥，与进攻太原之日军作战。四十七军李家钰部调河南，改归第一战区司令蒋鼎文指挥。（后李为掩护友军转进，遭敌伏击，中弹殉国。）二十二集团军被砍成两段。二十三集团军所属二十一军、二十二军刚到汉口。被调往江苏宜兴、广德、泗安一带，拨归第三战区顾祝同指挥。四十四军调往黄梅、广济前线。川军六个军被蒋介石划成四块，分到南北战场。排除异己，制造矛盾之心，昭然若揭。大敌当前，寇深国危，犹施展此种分裂伎俩，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危乎殆哉！

我部奉命驰战太原，迅速进入阵地。川军有枪无炮，武器窳劣，装备简陋，脚穿草鞋，背负大刀，仅凭血肉之躯，徒步冲刺。日军上有飞机凌空扫射轰炸，下有大炮、坦克、骑兵、步兵配合进攻。战斗初开，我军士气旺盛，几次挫败来犯之敌。我在总部值勤，电讯往来不断，心情十分振奋。但为日不多，阎锡山部节节败退，失掉一城又一城，我们仓促被推上第一线，致使我部伤亡惨重。逐步退到榆次。阎部仓惶退出太原，又不通知我部。十一月六日，我部向太原靠近，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仓猝应战，敌我兵力悬殊，被打得溃不成军。总部冲得七零八落，军参谋长李鸿涛在作战中负伤，邓锡侯堕马跌伤。经卫队抢救，又得八路军游击队掩护，才获脱险。部队撤至洪洞县，收集溃散，休整部队。

五、洪洞休整

洪洞县附近驻有八路军部队，这时朱德总司令正在这一带指挥部队抗击日军，邓与朱总既是四川同乡，又是旧时朋友。我军初战受挫，官兵畏敌情绪滋长，邓邀朱总司令来我部向少校以上军官训话，分析敌我形势，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我们很受教育。朱总并派来宣传队教川军唱歌，至今我还记得丁玲女士教唱的一首歌，歌词如下："日本鬼子多么可恨，"九一八"侵占了我东北四省，现在又想吞并我全中国，大家一致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强盗，让它们滚蛋！滚蛋！"歌词明白易懂，情绪激昂，曲调容易上口，很受士兵欢迎。还派来代表，传授游击战术的实际经验，对我部实战力量的提高，战斗情绪的增长，起了很大的作用。我部一度低落的士气又复振奋起来。朱总司令还送了邓锡侯一匹战马，邓也派了一个干部名叫张鹏翼的到延安"抗大"学习。

太原之役，阎锡山意在保存实力，节节败退，不惜把我部暴露在强敌火力之中，使我部蒙受重大损失。八路军游击队主动掩护我部转移，使邓免于死难。并协助我部重振士气，整军经武，加强抗日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谁同心同德，谁离心离德，已初见端倪。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日军进攻南京。刘湘部二十一军一四四师师长郭勋祺驰赴江苏宜兴布防，保卫南京。一七七师杨启文、独立旅潘佐赶赴广德、泗安助战，集数倍于敌之兵力，给敌以迎头痛击，击退了来犯之敌，初战告捷。日军增援猛扑，师长郭勋祺受伤。战事日趋激烈，第七战区长官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进驻南京，刘湘亲自指挥作战。南京守军复杂，事权不一，川军武器败窳，难以抵挡，在日寇海、陆、空联合攻击下，南京失守，川军师长饶国华在广德殉职。后塑像于中山公园（现文化宫）以纪念。

两路川军均受制于人，损失惨重。牺牲异已，保存嫡系实力，是南北战场相继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六、血战滕县

南京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陷落，同月下旬济南又告失守，北敌南下，南敌北上，南北并进，企图打通津浦线。中央统帅部急调大军保卫南北军事重镇徐州。二十二集团军奉命驰援津浦北段，受第五战区司令李宗仁指挥。邓锡侯率部急赴徐州长官部报到。奉李宗仁命，派一个军沿津浦线北上，阻击从泰安南下之敌。邓总部驻临城，（今薛城）以四十五军为第一线部队，四十一军为第二线部队。四十五军以滕县为据点，以界河东西为第一线阵地，与邹县至两下店之敌福荣少佐指挥之日寇对恃。四十一军由韩庄向北推进，集中主力于滕县附近，构筑工事，阻敌南犯。

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日，刘湘病死汉口，四川局势波动，二十一军系高级将领王缵绪、王陵基、潘文华、唐式遵等，均想继任刘湘遗职，蒋介石为控制川局任张群为四川省主席，调邓锡侯回川任川康绥靖主任，原副司令孙震任总司令。我由少尉报务员越级调任上尉电信队长。建制三班（总机、报务、架线）一组（技师），并指定我为五战区派驻我部联络高参刘星垣收、译、拍发电报。随着战线的不断变化，战斗的日益激烈，电讯任务极度紧张，架线、拆线、接

送电话、收发电报，昼夜不停，分秒必争。电杆电线又经常遭到敌机、敌炮及汉奸的破坏，抢修工作，出生入死。战斗的生活，把我队官兵的命运凝结在一起，结成了深厚的友谊，互相关心，精诚合作。

四十一军一二二师为集团军的总预备队，师长王铭章，师部位于台儿庄与韩庄之间的万年闸。三月十日，孙震为加强滕县的守备力量，将一二二师师部及三六四旅旅部调进滕县城内，连同原在城内的第一二四师部，统一由王铭章指挥。

三月十四日拂晓，敌向我一二五、一二七两师第一线展开攻击，未能得手。十五日，敌分兵约三千人迂迴于我左后方龙山、濮阳山一带，企图包围我军。敌另一股约三千人由济宁东南的石墙出动，向我深井进攻。王铭章为巩固第一线阵地，急调城内一二四师三七二旅驰赴深井以南池头集，稳住了阵地。十五日下午，敌以万余兵力向滕县方向迂迴。五时许，敌先头部队已分别到达滕县东北十多里的冯河、龙阳店一带，企图撇开正面阵地而直攻我侧背战略要点滕县，迫使我主力放弃正面。

十六日黎明，敌向我四十五军界河主阵地全线进攻，另有一个联队向我滕县东关警戒部队进犯，自晨至暮，发起三次猛攻。敌机轮番轰炸助战，各种大炮由十余门增至三十余门，自城东高地向滕县东关城内、西关火车站猛轰。炮击之后，敌军向我东关发起多次冲锋。我守城兵力均系一二二、一二四、一二七，三个师部直属部队，连同滕县警察及保安队约三千人，但战斗兵不足两千，在王铭章将军之激励下，用步枪、手榴弹、大刀与敌肉搏冲锋，誓死与城共存亡。

十六日入暮，王铭章放弃滕县外围阵地，把四十一军所属部队撤回城内，集中守城兵力，共计只有两个多团。深沟高垒，准备血战，精诚所至，将士无不用命。当夜敌第十兵团以兵力三万余。自东、南、北三面包围县城。凌晨敌倾巢进攻，自晨至晚，地空配合，枪声、炮声、炸弹声，交相轰鸣，短兵相接，血肉横飞，一寸山河一寸血，为国捐躯为国殇。战事延续到十八日午守城全员战死为止。

滕县之战，我自始至终守护在电报机旁，战局的变化，牵动着总部首脑及所有官佐的心。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午后五时，滕县电讯中断，意味着战事恶化。孙总心急如焚。深夜十一时许，突接滕县电报局转来密码电报："四十一军一二二师在滕县与日寇血战四昼夜，弹尽无援，死守不退，师长王铭章及其下属官兵英勇殉国"。总部官佐闻讯悲愤异常，悲痛我滕县官兵与城共存亡的舍身取义精神；愤恨汤恩伯援军见危怯敌，坐观川军覆亡的可耻行径。是役汤恩伯部与我部毗邻，滕县紧急，电告总部转促汤部移兵助战，汤部王仲廉军已于十五日到达临城，却按兵不动，声称："兵乏粮草，不当饿死鬼"！我部立即收购馒头、包子，送至该部，但王部仍迟不进军，坐令日军长驱直入，无所掣肘，造成滕县失守，将士惨遭荼毒，能不令人愤慨！滕县失守消息由总部电台发出，经徐州电报局转发各处，全国为之震惊。事后国民党政府明令国葬王铭章；塑铜像于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以垂久远；办理铭章中学于家乡新都，以资纪念，亦死国事者应得之荣哀。而川军英勇善战之声誉亦因之一新国人耳目。

滕战之际，我部四十五军一二七师，向微山湖以东地区推进，在太平与敌遭遇，伤亡奇重，师长陈离负伤，被迫后退。二十二集团军总部，为适应战局之变化，撤至微山湖、韩庄一带，设立临时指挥部，为保卫徐州作出部署。由于我部坚守滕县四昼夜，阻滞了敌南犯徐州的诡计，使我鲁南的于学忠集团军、庞炳勋军团、张自忠之五十九军、二十二集团军残部，新增之孙连仲集团军、汤恩伯军团等，赢得了鲁南会战充分准备的时间，为迩后名震中外的围歼台儿庄敌板垣、矶谷两个强大师团的大捷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保卫徐州

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日军南北推进，采取多道包围，把第五战区所属各兵团层层包围在徐州一带几百平方公里地区。当时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本来可与日寇决一死战，即使失利，也能抱在一起冲出重围。但是有些高级将领畏敌如虎，惊惶失措，各自顾命，不受长官部节制，匆匆下令己部自行突围，自个儿乘飞机逃走。军中无主将，部队就不战自乱了。开始我部官兵还随附近战斗部队一起突围，但一上路就遭到日机狂轰乱炸，低空扫射。硝烟迷漫，人喊马嘶，血肉横飞，惨不忍睹。队伍边走边散，越走越少，同部的人就不多了。一路上到处都是溃军，各自顾命，谁不管谁。走到徐州城外，各部溃兵混成一片。我们又不知日军包围圈有多大，敌人兵力如何分布，只好随溃军向南面逃走。出徐州约二十里地，前面突然传来密集枪声，溃兵象潮水一般向后奔跑，一遍“打来了”！“打来了”的呼声使人胆战心惊。我总部人员本来就缺少战斗力，当此危急之际，手忙脚乱，加上

溃军一冲，日机又凌空扫射，也就各自逃生。我迷迷糊糊地跟随一群人跑。不久夜幕下垂，星月无光，一片迷雾茫茫，莫辨东西南北，只好循着前面的脚步声而走。天亮时，跑到一个树林茂密的山坡上，才停憩下来。坡地里黑压压地坐着一群陌生人，四下望去，一个熟面孔也没有。山坡四周炮声隆隆，枪声如放鞭炮一般地响彻原野，一种窒人的硝烟气布满空际，使人望而生畏。枪声响处，还看得见一群游身着黄色军装的身影到处窜动。大家都明白处境危急，呆呆地望着远方。一切都完了。敌人包围一缩拢，就是死亡的来临。有可战之兵，少愿战之将，国民党危矣！临近中午，大家喘息已定，紧张之后，出现松弛，互相开始议论起来，我也趁机出主意。他们知道我的身份以后，有人提议："你来领头吧！不然大家都会死。你们四川人叫川耗子，会有办法的"。经那人一提，其余的人都涌过来望着我。我清楚自己是搞通讯的，未指挥过战斗，又怎好答应大伙的要求呢？我突然发现一个换了军装的军官，是汤恩伯某部参谋处的科长，过去曾和他见过一面，我走过去向他提议："你来指挥吧！我来当副手"。他立即同意了。我把那人的经历介绍给众人，并当众宣布："……不愿和我们一起的，请自便，愿和我们一起边打游击战边找突围点的人，就要听从指挥"。取得了很多人的响应。接着我就协助他整编愿意和我们一起行动的五百多个战士。编成一个大队、五个小队，他和我分任正副大队长，并任命了各小队的正副小队长，从此我们白天就在林中转移或休息，晚间派人下山收集附近抛散的枪弹、干粮或侦察敌情，并伺机袭击单个掉队的日本兵。为了打游击的方便，我们尽量穿上老百姓在逃跑中丢下的便衣来

掩护自己。我们深深懂得要生活在老百姓之中，取得他们的信任，才能脱离敌人布下的死亡圈，我们绝不能损害老百姓一丝一毫东西。这条纪律大家都能自觉遵守。就这样我们渡过了艰难的十个多日日夜夜。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四日早晨，我们正在一个小山上隐蔽休息，一个哨兵跑来报告："山下来了五个日本兵，声称是来投降的，我们不让他们上山，他们就跪在那里"。我们没有过多地考虑，就派了一个小队去收枪。刚一下山，就中了敌人的埋伏，我们正准备派人下山解救，飞蝗般的子弹突然从我们驻地背后打来，接着冒出了敌人的大部队。我们只好以树干为依托，进行抵抗。日兵越来越多，机、步枪小钢炮一齐向我们射击，树林着火了，树木被一根根地打断了，我们的人不断地倒下。相持不久，我们的部队就垮了，活着的只好各自逃生，命运把我们扭在一起，又把我们送向虎口，死的死，逃的逃，短暂地难中相逢，留下了长远的思念，其情其景，至今不忘。

八、虎口脱险

我拼命地向树林深处奔跑。脚下荆棘丛丛，头上枪弹如蝗，我踉踉跄跄地向枪声稀疏之处奔去。时间不知过了多久，枪声逐渐沉寂，我停下脚步四下张望，周围山头全是日本兵。向身后望去，一个人也没有。我孤独一身，想来生命难保了。我横下一条心，向坡下滚去，几翻几碰，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我感到一阵寒冷，睁眼一看，周围一片昏暗，唯有西方一抹晚霞余晖，那是生命的迴光返照吧！秋虫唧唧，宿鸟吱吱，晚风过处，响起一片沙沙之

声，那是为我唱出的挽歌吧！我慢慢地坐起来，感到浑身是痛，用手摸了一遍，还好！只有几处挂伤和碰伤，没有伤着筋骨，但手枪和干粮都没有了。这下可怎么办？我静静地倾听了一会儿，山谷象死一般的静寂，偶尔听得远处传来的三两声枪响，在呼呼的山风中飘逝。寂寞无声胜有声，生命之光在冉冉升起，我要死里求生。

我硬撑着身子站起来，眼前金光四溅，头晕目眩，饥肠辘辘，四肢瘫软，我赶紧坐在一块大石头上休息。我想："在这山谷里不冷死也要饿死，走出去或许能碰上好运，得到一条生路"。我又挣扎着站起来，掰来一根树枝作手杖，顺着山谷蹒跚地向外走去。草鞋戳穿了，只好光着脚板走，边走边憩，好容易走出了山谷。眼前是一片平川，前面不远隐隐有个村庄。希望在眼前闪烁，我一定要抓住它。但既不露一点灯光，又无一丝声息，我又感到有些渺茫了。我狠睁着眼，借着惨淡的星光，隐隐约约地看到了房屋的轮廓，那里一定有救命草，我一定能抓住它！忽然一个闪念浮上心头，周围山头的日军能走多远呢？不就会龟缩在那里吗？我怎能自投虎口？一阵寒风扑面，吹冷了我渴望求生的心，我又有些踌躇起来了。

饥寒交迫。怒火中烧，生机在前，死神在后，我怀着侥幸之心，鼓起劲穿过田野，走进一个村庄，来到一家门口。正想举手敲门，侧面闪出一个日本兵，四个黄狗子，我躲闪不及就被他们逮住了。不发一声，就押着我穿过村子，通过九道岗哨，来到一个大树林里，将我一推，我就倒在地上昏过去了。"队长！队长！……"，我迷迷糊糊地听到有人小声在喊，不知是喊谁。过了些时，喊声又在我耳边响起，并

觉得有人在摇动我的身子。我睁眼一看，阳光已照亮了树林，眼前是两张苍黄色的脸，蓬头垢面，军装烂褛。我不禁“啊”了一声，我认出来了：一个是我们总部的无线电台手摇兵，姓任；一个是有线电的架线兵，姓黄。难中遇故人，激动得我想把他们拉在身边共叙愁肠。但一闪念间，我觉察到这样作会引起周围的注意，无疑是告诉人们我是他俩的“队长”，我不能暴露身份，否则就完了。严峻的现实，迫使我毅然作出了决断，我冷漠地回答说：你们认错了人吧！我是二等电话兵，不久前被抽壮丁从四川送来的……”。边说边用眼神向他们暗示，他俩会意了，轻轻地向我点头，并说：“那我们是同乡呀”！说话时我们都用眼向周围探看，发觉没有人注意我们。几个日本兵端着枪站在林边，也没有注意到我们这里。三双眼睛亲昵地会在一起。彼此点头会意，小心翼翼、心领神会的味儿我品尝到了。那个姓任的眼睛望着别处悄声地告诉我：“这是临时俘虏营，关有两千多俘虏……”。说完他俩就离开我各归本位了。他们给我带来了温暖，也增加了我们隐忧。他们该不会暴露我的身份啊？转念一想，我不曾薄待他们。电信队一伙送我一个绰号叫“善善萨”，“善萨”二字未必恰当，但我平生总是以善良的心地对人，从不存心坑害过人，他们想必能体会我的处境，不向敌人报密吧。他们离去了，我的心却久久缠着他们。心潮起伏，不知伊于胡底。

当天下午，日寇清理俘虏了。军官，一经登记立即押走。士兵，逐一登记，然后每十六、七人编成一个班。我穿着老百姓衣服，侥幸无人“点水”，便编入了士兵班，那个姓任的作了我们的班长。互相用眼示意，我的心落下去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